

Christopher
Isherwood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 著

孙法理 —— 译

别了，柏林
Goodbye to Berlin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ristopher
Isherwood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著
孙法理——译

别了，柏林
Goodbye to Berl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了,柏林/(美)伊舍伍德(Isherwood, C.)著;

孙法理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4

(伊舍伍德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 Goodbye to Berlin

ISBN 978-7-5327-7136-3

I. ①别… II. ①伊… ②孙… III. ①故事—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3130号

CHRISTOPHER ISHERWOOD

GOODBYE TO BERLIN

Copyright ©1939 BY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8-295(1)号

别了,柏林

Goodbye to Berlin

Christopher Isherwood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著

孙法理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邹滢 刘玮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32,000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136-3/I · 4322

定价: 39.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85155604

本书所收的六篇作品大体构成一个叙事系列，现存内容只是原有材料的一部分，原计划写成一部由松散片断构成的长篇小说，用以描述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曾拟命名为《遗踪》，但对这套散漫的日记与速写而言，那名字有点大而无当。

读过《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在美国出版时名叫《诺里斯先生的最后信息》）的人可能注意到，那小说里的某些人物和情节与我在本书所记叙的有某些交叉或抵触。比如萨莉·鲍尔斯就有可能在施罗德小姐的套房楼梯上碰见诺里斯先生；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某天晚上也肯定会发现威廉·布雷德肖^①先生躺在他的床上睡着了。道理很简单：诺里斯先生的冒险活动原本是《遗踪》的一个部分。

不能因为我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作品叙述中的“我”，读者就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自传作品，或是把书中人物往现实人物头上生搬硬套。“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只是腹语者为方便而设置的傀儡^②，不是别的。

第一篇《柏林日记》、《诺瓦克一家》和《兰道尔一家》曾在约翰·莱曼的《新作》上发表，其中《柏林日记》、《诺瓦克一家》和第二篇《柏林日记》又在莱曼为企鹅出版社所编《新作》上发表过。《萨莉·鲍尔斯》最初是霍加斯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

克·伊

一九三五年九月

-
- ① William Bradshaw, 这也是作者的名字的一部分。本书作者的全名是：克里斯托弗·威廉·布雷德肖·伊舍伍德。
- ② 腹语是西方的一种杂技，说话人的声音似乎来自远处，或另外一个人。远处那人就是他的“傀儡”。

目录

柏林日记 (一九三〇年秋)	1
萨莉·鲍尔斯	22
吕根岛上 (一九三一年夏)	84
诺瓦克一家	110
兰道尔一家	152
柏林日记 (一九三二年冬——一九三三年)	204
译后记	228

柏林日记

一九三〇年秋

从我的窗户看出去，是一条庄严而幽深的大街，几家地窖商店灯光日夜长明。带阳台的建筑物有点头重脚轻，在它们门面的阴影下，有卷轴与纹章图案雕刻在肮脏的水泥门面之上。整个地区都是这样，一条街接一条街，每栋房屋都像个破败的有重大意义的保险箱，塞满了失去光辉的贵重物品和从破产后的中产阶级家里弄来的二手家具。

我是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不假思索地消极地拍摄着，拍下了对面窗户里刮胡子的男人，也拍下了穿着睡衣洗头的女人。这一切有一天都是会冲洗出来，细心印好，配上相框的。

晚上八点，满街的门就关上了。孩子们吃晚饭了。商店也关了。街角小旅馆悬在夜钟上的灯光招牌却亮了，你可以去那里租钟点房。口哨声随即就会响起，小伙子在呼唤姑娘。他们站在下面的寒气里，对楼上亮着灯的温暖的房间吹着口哨——房里的床已经放下，准备过夜了，小伙子们想进去。他们的口哨在空洞深邃的街道上回响。挑逗、亲昵，却也悲凉。因为这口哨声，我很不乐意在这里过夜，因为它让我想起自己远离故土，只身住在异国。有

时我也决心不理睬这闲愁，拿起书来想读，但是召唤声又进来了，那么刺耳，那么坚持，深情得叫人绝望。我终于只好站起身来，从软百叶窗的缝隙望出去，想确定他呼唤的并不是我——虽然明明知道不可能是我。

我这房子生好炉子关上窗户就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熏香和陈面包的混合气味，也不是很难闻。高大的火炉贴有色泽鲜明的彩砖，像个祭坛。盥洗槽像座哥特式神龛。柜橱也是哥特式的，镶有教堂式的雕刻橱窗，彩色玻璃画面是俾斯麦与普鲁士国王的会晤。我最好的椅子是有资格作主教宝座的。屋角还有中世纪长戟的仿制品，三根拴在一起作帽架用，是从巡回剧团里弄来的道具么？施罗德小姐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拧下矛头擦洗。矛头很沉重，很锋利，是真可以杀死人的。

屋里的一切都如此，不必要的结实，不正常的沉重，不安全的锋利。这儿，在这张书桌上，我也面对着一大堆金属用品：一对金属蜡台，像两条蛇绞在一起；一个烟灰缸，里面伸出个鳄鱼脑袋；一把裁纸刀，是佛罗伦萨匕首的复制品；还有一个黄铜海豚，尾巴上翘起一个破败的小小时钟。这些东西以后会怎么变？它们怎样才会毁坏？说不定会千百年不朽呢。人们有可能把它们送到博物馆珍藏，也有可能遇见战争把它们熔铸成枪炮。施罗德小姐每天早晨都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到固定的地方，让它们站在那里。它们仿佛就是她的宣言，她对资本、社会、宗教和性问题永不妥协的宣言。

她整天在这套昏暗的大房里悄悄地转悠。她无影无踪，但是警惕地在一间间的房里蹒跚着，趿拉着毡拖鞋，穿着有花的晨袍——

那袍子用别针很巧妙地别着，不露丝毫内裙或胸衣。她挥动着掸子东瞧瞧，西瞅瞅，把她那短而尖的鼻子伸进柜橱和房客的行李里。她有一双总在探索的明亮的黑眼睛，还有一头她引以为骄傲的漂亮的棕色卷发。她一定是五十五岁左右了吧。

很久以前，也就是在大战开始和通货膨胀之前，她的生活原是比较富裕的。暑天她要去波罗的海度假，家务事全由女用人做。而近三十年她却一直住在这里，拿房屋出租。她是因为喜欢有人做伴才拿房屋出租的。

“‘莉娜，’我的朋友常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让陌生人住到你的屋子里来，损坏你的家具呢？何况你的钱已经够你独立生活了。’我总是给她们同样的回答：‘我的房客不是房客，’我常说，‘而是客人。’”

“你看，伊塞伍^①先生，以前我对想住进来的人很挑剔，我可以选择，只接纳社会背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上等人、正派人，像你这样的，伊塞伍先生。我接受过一位男爵、一位上尉、一位教授。他们常常给我礼物。干邑白兰地、巧克力，或是鲜花。他们里头但凡有人去度假，是一定会给我寄明信片的。可能是伦敦，可能是巴黎，也可能是巴登巴登，那时我常常收到很精美的明信片……”

可是现在呢，施罗德小姐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了。她只好住在小客厅里，在屏风背后断了弹簧的小沙发上睡觉。而跟柏林许多的老式套房一样，我们这小客厅连接着套房的前半和后半。前半的房客要去浴室，非得穿过这小客厅不可，因此施罗德小姐晚上常

^① Issyvoo，施罗德小姐是德国人，伊舍伍德先生（Isherwood）是英国口音。施罗德小姐说不清英语，误读成了伊塞伍。

常受到打扰。“但是我马上又睡着了，干扰倒也不大，我太疲倦。”家务事都是由她亲自做的，占去了她大部分的白天时间。“如果二十年前有人叫我自己擦地板，我是会扇他耳光的。但是，你非得习惯不可，而一切都是可以习惯的。嗨，我还记得我宁可砍掉自己的右手也不愿腾出房间的时候……可是现在呢……”施罗德小姐一边说一边表演，“我的天呀，对我说来腾个房间并不比泼掉一杯茶困难！”

她喜欢向我指出住过这屋的房客所留下的印痕和污迹。

“对，伊塞伍先生，这儿就是能让我一个个地回忆起他们的东西……你看看这儿这地毯，不知送洗衣店洗过多少回了，总是洗不掉。那是内斯克先生在生日宴会后呕吐的地方。真不知他吃了什么怪东西，弄得那么乱七八糟？他是到柏林来读书的，你知道。他的父母在勃兰登堡州，是个第一流的家庭，我保证！有一罐一罐的银子！他爸是外科医生，当然希望儿子走他的路……多么可爱的小青年！‘内斯克先生，’我常对他说，‘不怕你见怪，你真该多用点功了，你那脑子是多聪明呀！想想你爸爸妈妈吧！他们给你那么多钱，你就那么胡乱花掉了，真是说不过去的。哪怕让它掉进施普雷河^①也好一些，毕竟还能听见水响嘛。’我对他就像妈妈一样。他非常没有脑筋，每一回手上没钱了就径直跑来找我，‘施罗德阿姨，’他总说，‘你别生气……我昨儿晚上玩牌，把这个月的钱全输光了。我不敢告诉爸爸……’然后他就瞪着大眼睛望着我。我明白他的心思，那个调皮鬼！我狠不下心来拒绝，于是坐下来给他妈妈写信，求

① Spree，柏林城边的河，最早的柏林城就是沿此河边而建的。

她就原谅他那一回，再给他寄点钱来。他妈妈也总是……当然，我是女人，我懂得怎样打动妈妈的感情，虽然我一个孩子也没有……你在笑什么呀，伊塞伍先生？对对对！犯错误的事总是会有有的，你知道！

“那就是上尉先生老是打泼咖啡的地方，泼在这儿的壁纸上——他常跟未婚妻一起往长沙发上坐。‘上尉先生，’我总对他讲，‘请原谅我这话，喝咖啡请务必坐到桌子边去，别的事喝完再办，时间有的是……’可是不行，他偏偏要往长沙发上坐。然后一动感情就打泼了咖啡，十拿九稳……那么漂亮的一位先生！他妈妈和姐姐有时来看我们——他们喜欢上柏林来。‘施罗德小姐，’她们常对我讲，‘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呢，住在了这地方，正在中心地带。我们都成了乡下佬了，真羡慕你呀！现在，你给我们谈谈宫廷里的最新丑闻吧！’当然，她们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他们住在哈茨山，离哈尔伯施塔特不远，有一套最精美的房屋，常给我看那屋的照片。一个十全十美的梦啊！”

“你看见地毯上那墨迹了么？科赫教授老喜欢在那里晃自来水笔。我对他说了一百遍，最后甚至在他椅子边铺上了吸墨纸，可他总那么满不在乎……多么可爱的老先生！那么单纯，我非常喜欢他。我给他补了衬衫或织了袜子，他就会含着眼泪向我道谢。他也很喜欢逗乐儿，有时候听见我来了，就急忙关掉灯，躲到门背后，然后像狮子一样对我咆哮，想要吓唬我。简直就像个小娃娃……”

施罗德小姐可以这样讲下去，一讲几个钟头，没有重复。我听了她一会儿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奇怪的沮丧情绪，像是走了神儿，感到一种深沉的忧郁。现在那些房客都到哪里去了呢？十年以

后我自己又会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肯定不会在这儿了。要到达那遥远的日子我还得渡过多少海？走过多少国境线？我得步行、骑马、开车、骑自行车、坐飞机、坐轮船、坐火车、乘电梯、乘自动扶梯、坐电车走多远？那一场遥远的旅行需要多少钱？在路上我还得一顿顿疲劳地吃掉多少东西？穿坏多少鞋？吸掉多少烟？喝掉多少茶、多少啤酒？那远景是多么枯燥可怕呀！而且，我还得死……突然，一种模糊的恐惧造成的阵痛攫住了我的肚肠，我只好告罪，往厕所里跑。

她听说我学过医，就向我说些体己的话：她因为胸脯太大而觉得很累赘。她有心悸的毛病，她深信那是心脏受到过大的压力造成的。她不知道是不是该开刀。她的朋友有人建议她开，也有人反对。

“天呀，成天那么腆着，多么沉重呀！你再想想看，伊塞伍先生，我原来可是个细高个儿，跟你一样呢！”

“你当年怕有不少人喜欢吧，施罗德小姐。”

对，喜欢她的人有好几十，但是男朋友只有一个，是个结了婚的人，跟他妻子不住在一起，他妻子却不愿跟他离婚。

“我们在一起过了十一年，然后他就害肺炎死掉了。我有时半夜冷醒了，真希望他就在那里。一个人睡觉，从来就似乎暖和不起来。”

这一套房里还住了另外四个房客。我隔壁的大前屋住的是柯丝特小姐。对面那间可以俯瞰院子的房里住的是美尔小姐。小客

厅背后那一间住的是波比。波比的房后面，从浴室过去的楼梯顶上，有个小亭子间，由于某种深奥的理由，施罗德小姐把它叫作“瑞典式亭子间”。她把那屋租给了一个行商，月租二十马克。那人整天不在家，晚上也往往不回来。星期天早晨我常在厨房里碰见他，穿着长裤和背心拖着脚走路，道着歉找火柴。

波比在西区一家叫作“三套车”的酒吧里做调酒师，我不知道他的真姓名。他用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姓名目前在柏林的风流妇女界很走红。他是个衣着漂亮的青年，面色苍白，带点忧郁，一头油光可鉴的薄薄的黑发。他下午一两点起床，然后就穿着衬衫、戴了发网在屋里走来走去。

施罗德小姐跟波比很亲密，他挠她痒痒，还拍她屁股，她用煎锅或洗碗刷敲他的脑袋。我第一次撞见他俩打来打去时，他俩还相当尴尬，现在他俩已把我的在场看作理所当然了。

柯丝特小姐是个金发白肤的姑娘，面色红润，傻呵呵的蓝色大眼睛。我们穿着浴衣进出浴室时碰见，她总羞怯地回避我的目光。她微胖，但是身材不错。

有一天我直接问起施罗德小姐：柯丝特小姐干的是哪一行？

“干哪一行？哈哈，太好了！这话绝妙！啊，对，她干的是很好的一行，像这样……”

她摆出非常滑稽的样子，两个指头小心地捻着个掸子，在厨房里扭扭捏捏，像鸭子一样走到门口再转过身来，像挥舞丝巾一样舞着掸子，对我模拟地亲亲手，飞了个吻。

“没有错，伊塞伍先生，她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还是不大明白，施罗德小姐，你是说她靠走钢丝过日子么？”

“嘻，嘻，嘻！真是太对了，伊塞伍先生！对，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一行！她靠在大街上干这一行过日子。你用这话说她恰到好处！”

随后的一天晚上，我在楼梯上遇见柯丝特小姐跟一个日本人走在一起。后来施罗德小姐就向我解释，说那人是她最好的一个顾客。她问过柯丝特小姐，在他俩没有上床时，时间是怎么打发的，因为那日本人几乎不会说德语。

“啊，是这样，”柯丝特小姐说，“我们一起听留声唱片，你知道，还吃巧克力，然后就笑。我们常常笑，他很喜欢笑……”

施罗德小姐确实很喜欢柯丝特小姐。她肯定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反对过她的职业。不过，在柯丝特小姐碰破了茶壶嘴，或是到小客厅打电话而没在石板上划叉时，她就要生她的气了。那时她总会说：

“说白了，你还能希望她是什么别的角色呢？就是那样的女人嘛，下贱的破鞋。嗨，伊塞伍先生，她原来干啥你知道么？女用人！后来跟老板搞到一起，到了某个好日子，发现自己出情况了……小麻烦搞掉之后就只好乖乖走人……”

施罗德小姐向我谦恭地保证：美尔小姐是音乐厅一个约德尔调^①歌手，是全德国唱得最好的。施罗德小姐并不完全喜欢美尔小姐，但对她总是肃然起敬。美尔小姐的下巴像斗牛犬，胳膊肥壮，头发的颜色像麻绳，而且很粗。她说巴伐利亚土话，带着张狂的强调口气。在家时她就像战马一样坐在小客厅的桌子边，帮施罗德小姐摆牌。她俩都很会算命，都认为要是不先算个命，一天的日子怎么

^① Jodlerin, 德语，一种流行于瑞士和奥地利的民歌唱法，唱时真假嗓陡然互换。

开头就连梦也梦不出来。她俩现在主要想知道的是：美尔小姐什么时候才会有人请去唱歌，对这个问题施罗德小姐跟美尔小姐同样关心，因为美尔小姐已经拖欠了房租。

天气好的时候，默茨街街角会有个人站在一个便携式帆布货摊旁边。那人眼睛鼓突，衣衫褴褛。他的货摊四面挂着星相图和感到满意的顾客的签名推荐信。施罗德小姐只要省得出算命的钱，就要去咨询他。事实上那人在她生活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而她对他的态度则是甜言蜜语与武力威胁相结合。她说，如果他答应她的好事应验了，她就要亲他，请他吃饭，还给他买一只金表；要是没有应验，她就要卡他脖子，扇他耳光，还要到警察那里去告他。那位星相师为她作了好些预言。其中之一是：她买普鲁士州彩票可以赢一笔钱。那好运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碰上，但是她一直在讨论着赢来的钱怎么花。当然，我们都会得到礼物。我得到的将是一顶帽子，因为施罗德小姐认为受过我这种教育的绅士不戴帽子走来走去很不合适。

没有摆牌的时候美尔小姐就喝茶，给施罗德小姐讲述她当年在剧院的胜利：

“经理对我说，‘弗里齐，你一定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宝贝！我的女主角病了，你今儿晚上就得上哥本哈根去。’而且他根本不容许我拒绝。‘弗里齐，’他说（他一向就那么叫我），‘你总不能让一个朋友下不来台吧？’我就只好去了……”美尔小姐回味着，品茶。“一个很有魅力的人，那么良好的教养，”她微笑了。“对人很亲热……但是很懂得行为的规矩。”

施罗德小姐急忙点头，把她的每一个字都吸收下来，非常快乐。

“我估计有的经理脸皮会很厚的——再吃点香肠怎么样，美尔小姐？”

“谢谢你，施罗德小姐；只要一小截儿——对，有些经理……你简直就不能相信！可我总是能照顾好自己的，即使我还是个苗条的姑娘时也一样……”

美尔小姐那裸露的肥胖的手臂晃荡起来很叫人倒胃口。她下巴往前一伸：

“我可是个巴伐利亚人，巴伐利亚人受到伤害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昨天晚上我走进小客厅时发现施罗德小姐和美尔小姐双双趴在地上，耳朵紧贴着地毯。每过一会儿就交换一个得意的笑，或是彼此快活地揪上一把，同时叫一声：嘘！

“听！”施罗德小姐悄悄地说，“那男的把家具全砸了！”

“还打得她鼻青脸肿！”美尔小姐非常快活，叫着。

“砰！你听听！”

“嘘！嘘！”

“嘘！”

施罗德小姐快活极了。我问是怎么回事，她爬了起来，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伸手搂住我的腰跳了几步华尔兹：“伊塞伍先生！伊塞伍先生！伊塞伍先生！”直跳得她气喘吁吁。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

“嘘！”美尔小姐下了命令，“嘘！他俩又干仗了！”

我们这套房正下方的套房里住了一位叫格兰姐内克的小姐，是

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光凭这一点美尔小姐就已把她当作仇敌了，因为美尔小姐不用说是个狂热的纳粹，而跟这问题完全无关的似乎还有一件事：有一回格兰姐内克小姐在楼梯上因为美尔小姐唱的约德尔调吵了起来。也许因为自己不是雅利安人吧，格兰姐内克小姐就说她还不如听猫叫去。这样，受到侮辱的就不仅是美尔小姐自己，而是全体巴伐利亚妇女，甚至是全体德国妇女了。而美尔小姐欣然承担的义务就是为全国妇女报仇雪恨。

大约半个月前，邻居们听说，丑得像巫婆的六十岁的格兰姐内克小姐在报纸上登了个征婚启事。更有趣的是，已经来了个应征的。那人是哈雷的一个屠户，死了老婆。跟格兰姐内克小姐见面后，两人就准备结婚了。这时美尔小姐的机会来了。她拐弯抹角打听到了那屠户的姓名和住址，写了封匿名信给他，问他知不知道：1) 格兰姐内克小姐住的房里有臭虫？2) 格兰姐内克小姐因为诈骗曾经被捕，是因为有精神病才被释放的？3) 她把自己的房间租给别人进行不道德的活动？4) 然后她不换被单就往那床上睡？现在屠户来了，要找格兰姐内克小姐核实那信。两人的声音她们听得清清楚楚：大发雷霆的普鲁士人的咆哮；犹太妇女的尖叫；拳头打在木头上的声音，和偶然出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他们已经闹了一个多小时。

今天早上我们听说邻居们因为那吵闹在向看门人的老婆抱怨，还说看见格兰姐内克小姐给打青了眼睛。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这条街上的居民对我已经很眼熟。我到杂货铺买黄油，人家不再因为我那英国腔调回头看我了。黄昏后我路过街道角落时，那